

錯了，錯了。

全都錯了。

錯得未免太離譜了。

明明她是一直線的往前走，毫不猶豫又迫不及待，以為這一次總能搶得頭回，撈個第一做做。

凡間不是有句話說得好，三十年風水輪流轉，她都在原地徘徊好幾千年了，應該輪到她了吧，可是……

為什麼她會變成現在這副模樣？

粉雕玉琢的六歲小女娃坐在雕著團花的花梨木架子、鋪著淺藕色被褥的床上，十分糾結的皺著眉頭，一雙黑白分明的杏仁大眼充滿不解，鼻頭擰得像吃到世上最酸的果子，一張一闔的小嘴兒發出呼哧呼哧的不甘低喃。

這裡是徐府，徐家是個大家族，旁支甚多，本家子嗣卻不豐，告老還鄉的前太醫徐義松，也就是徐輕盈的祖父，他那一代就兄弟兩人，他育有兩子三女，女兒都嫁得不錯，兩個嫁給京官，一個嫁給商賈。

照理說本該由嫡次子徐賢之繼承太醫之位，大三歲的長子徐晉之留在老宅奉養父母，但是徐晉之想入太醫院做個五品醫官，淡泊名利的徐賢之便把父親提攜一子的機會讓給兄長，回到家鄉照顧年邁的父親。

事實上徐賢之是有意相讓，鮮少在大哥面前展露過人醫術，等大哥入京之後，他才慢慢拿出真本事，在鎮上開了間「和春堂藥鋪」，造福鄉里。

也因為徐賢之不爭不搶，沒有為官的野心，兄弟倆的感情算是好的，和春堂若藥材不足時，便會請徐晉之藉由太醫之便從皇商那兒取得，因此和春堂再珍稀的藥材也弄得到，以致於聲名大噪。

以上這一切本該與她毫無關係，偏偏現在……啊啊啊！她感到萬分憤怒，總覺得被擺了一道。

何解？

話說半個月前，被全家人寵壞的小姑娘徐輕盈又到蓮花池畔嚇魚，怎料魚沒嚇著，自己反倒跌入池子裡，大量池水淹入口鼻，一條小命就這麼交代了。

等眾人發現她面向下飄在池面時，其實她已經死了，可一府的大小大夫不放棄搶救，死了也要讓她活過來，甚至動用了宮中的祕藥，即使醒來變成傻子也要奮力一搏。

果然，人是救活了，但是裡面的內蕊也換了。

最近不是流行穿越嗎？所以天上的神仙也來湊一腳……

咦！神仙？

沒錯，就是天上的十二生肖，因為他們十二年才輪值一回，實在太清閒了，實際上是閒得鬧騰，沒事找事，讓其他仙人不勝其擾，才想找些事讓他們做做。

於是乎，某位仙人便說，再辦一次馬拉松接力賽吧，讓他們各自找一位豬……好隊友來相助，不管是不滿意目前順位的，還是想保住現在位置的，都得要找個對自己言聽計從的隊友，屆時才能把人拉到天庭來，不會白費勁。

不過人間不能去，會亂了天道循環，因此十二生肖開會討論，決定以仙境圖書館內的同一類型的藏書來一決勝負，十二隻動物有志一同的看中「古代傳奇故事」區。

可是事情真如他們所料的順利嗎？

瞧！這不是出了岔了。

穿呀穿的，十二生肖排行第十的花刁雞就穿出問題了，一覺醒來成了手小腿短、坐在床上腳就踩不著地的小女童徐輕盈。

「月老，太上老君，南極仙翁，王母娘娘……你們快把我變回去，我要重穿一回，這次不算數……」

橫眉豎目的花刁雞……不，是徐府的小小姐徐輕盈雙目朝上，指天低吼，小小的臉兒布滿怒氣。

「小姐，妳怎麼了，是不是又作惡夢了？」

貼上魚戲蓮葉窗紙的紅木門板被打開，走進一名穿著嫩黃色比甲的丫鬟，臉有點長，像馬臉，細長的眉很是嫵媚，約十五、六歲，細細的腰肢一扭一搖的，細柳堪折。

「妳是誰？」花刁雞……徐輕盈用老成的語氣問著，眉宇間透著一絲不易察覺的刁鑽。

「奴婢是如意呀，小姐不記得奴婢了嗎？」如意裝出一副很驚訝的樣子，但眼底沒有半絲敬意。

如意是家生子，家中三代都是徐府的家僕，她祖父、祖母都跟著大老爺在京城大宅，一個管外事，一個管內宅，在府中是不可或缺的大管事，權限甚至大過府內的少奶奶們。

而她是個心大的，一心想到天子腳下的京城，靠著祖父母的關係，就算當不成正室，至少也有個姨娘好做，她祖母當年可是服侍過老夫人，也給大老爺餵過奶，情分自是不同。

看似稚嫩的眸中利光一閃。「我是不想記住妳呀！誰教妳對我不好。」她嘟著嘴，似在嬌嗔。

「哎呀！我的好小姐，這話可不能亂說，奴婢就是個奴才，哪敢對主子使壞，小姐千萬別害了奴婢。」如意略微心慌的看看門口，就怕這番誅心的話被人聽見，她的好日子也到頭了。

「那妳帶我出去玩。」整天待在屋子裡，沒病也悶出病了，她快悶壞了，整個人蔫蔫的。

一聽主子要出屋，如意差點哭著跪下來喊祖宗。「不行呀！小姐，老爺、夫人吩咐了，妳的身子骨還太嬌弱了，不宜吹風，要身子養好了才能出去，奴婢要看著妳呀！」

徐輕盈落水被救起後，整整昏迷了七天七夜，期間高燒不退，入手的滾燙簡直像火盆子一樣，讓徐府上下又急又慌，想盡辦法要退了她身上的熱氣，湯藥是一碗一碗的硬灌。

好不容易退了燒，她又連夜夢囈說起胡話，把一家人剛放下的心又高高吊起，唯恐她撞了邪。

請了和尚來唸經，又做了三天道場讓道士收驚，一連串勞心勞力的折騰，她的情況才漸漸好轉，眾人才終於放下了心。

這也是為什麼當徐輕盈一醒來，床邊卻無人照看的原因，因為所有人都累垮了，趁著她睡覺時回屋好好休息。

「我好了，妳看我都長肉了。」才幾天功夫，手臂上一節一節的白藕，生得粉嫩粉嫩卻刺眼。

她不想變成大胖子，她得去觀察敵情。

「小姐好沒好，不是由奴婢決定，要問過老爺、夫人才行，奴婢不敢自作主張。」就長那麼一丁點肉，有什麼好大呼小叫的，她想長還長不出呢！如意很滿意自己玲瓏有致的身段，對自家主子的照顧明顯少了幾分用心。

「我說我沒病就是沒病，妳要是不帶我出去，我讓娘扣妳月銀。」她勾起指頭，想施點小法術教訓不聽話的下人。

沒有，她使不出來，感覺到法力仍在，但是那指間的靈力……哎！好羞人，宛如老人灑尿，點點滴滴。

這下她急了，很是慌張地又試了幾回，可是不是力不從心便是有氣無力，法術使到一半就斷了。

這、這是怎麼回事，為什麼進到書裡她就成了普通人，那「空間」、「靈泉」什麼的金手指呢，為何一樣也沒附送？穿越小說內不是都有一種生存的能力嗎？

又一次，花刁雞在心裡咒罵，她開始懷疑成功的可能性，什麼都不會的她，真能拐個隊友回天庭嗎？

為此，她怔忡了一下，差點被貼身服侍的丫鬟以為她犯了 症，高燒把腦子燒壞了。

「小姐、小姐，妳別嚇奴婢呀，快回過神……」怎麼又傻了，她可不想照顧一個傻姑娘。

被隻嗡嗡叫的蚊子吵得不耐煩，一回過神的徐輕盈，小嘴兒一噘，伸手揮開在眼前晃動的障礙物。「搯我。」

「搯小姐？」她十分不樂意。

「還不搯？」她嬌斥。

「是的，小姐。」如意心不甘、情不願的低下身，背上多了分量不輕的小肉丸子，壓得她上身往前傾。

「走。」徐輕盈發號施令。

「走去哪裡？」如意不禁想著，小姐不是變著法子折磨人吧？

落水前的小姐雖然有點小任性，對人很不客氣，但是不會無緣無故的發脾氣，對自己院子裡的下人還算愛護，說是護短一點也不為過，自家的狗自己打，不假手他人，怎麼大病一場醒來後，就好像變了個人似的？

「往前走，我往哪兒比妳就走哪兒。」不把妳搞得暈頭轉向，我還配當花刁雞嗎？

「小姐……」如意苦著臉。

「往左，到窗戶邊，我要看園子裡的花。」時令冬季，其實院子裡沒什麼花，只有一棵葉子幾乎掉光的合歡。

「是，小姐。」看花、看花，就讓妳看個過癮。

過了一會兒，小將軍威風凜凜的又指使座下小兵，「不看了，到右邊的窗戶，我要看樹……」

「是，小姐妳穩著點，奴……奴婢這就過去了。」小姐還真沉，她的細腰都快被折斷了。

「不，不是這扇窗戶，是最右邊的窗戶，妳真是太笨了，樹都被擋住了哪看得到……再往前……對，左走三步，右移一步……我渴了，倒杯水來……」

在徐輕盈左使右比之下，有些頭暈眼花的如意不自覺的走出屋子，午後的陽光徐徐地灑在地面上，反照的日光讓人更目眩了，暈陶陶的，有種教人不知身置何處的錯覺。

「好了，放我下來。」

一聽主子終於要下地了，繞得頭暈暈的如意氣喘吁吁的蹲下身，讓主子安穩的雙足著地，背上一輕，她頓時也爽快了許多，又是捶又是捏的趕緊鬆鬆腰骨和頸肩。等她徹底放鬆下來，放眼一看，冷汗又如雨後春筍般冒出，她簡直是又驚又慌，一把擋住想要往外跑的小姐。「不一小姐不能出去，快回屋，妳的身子骨撐不住。」這是誰家的祖宗，專門來折騰人的。

身體恍若泥鰍的徐輕盈一溜煙的打如意的腋下鑽過，還回過頭朝她淘氣地一吐舌頭。「捉不到我，捉不到我！我可是神仙，會騰雲駕霧，咻地飛到雲朵裡吃烤肘子。」

「小姐……」她太刁鑽了。

「妳沒翅膀怎麼飛，還吃烤肘子，要不要分二哥吃？」他這個妹妹呀，實在越大越頑皮了。

「二哥？」

徐輕盈抬頭一看，眼前的少年約十歲，穿著灰鼠皮襖，下著雲紋暗花黑緞錦衣，眉清目秀，唇紅齒白，很是清逸，近看有如新荷初綻的水墨畫，不需赭紅便嫣然一片春光。

「還調皮？」徐展瑜寵溺的瞅著她，手一伸，輕輕往她腦門一扣，止住了她的動作。

「二哥，放開我！」太過分了，居然捉著她。

「放了妳，好讓妳玩出一身汗，然後又病懨懨的躺在床上，淚眼汪汪的說不要喝好苦好苦的苦藥嗎？」她一碗藥得喝上大半天，還要又哄又騙的，一喝完藥還得往她嘴裡塞糖塊。

一說到喝藥，徐輕盈馬上苦著一張小臉。「那藥真的很苦，不然你下回喝喝看，我苦得嘴巴吃什麼都沒味道了。」

「胡說什麼，二哥又沒生病，最不聽話的病人是妳。」他最愛捏她軟嫩的頰肉，

一逮到機會便不忘揉捏兩下。

「我病好了。」她大聲宣稱。

「是嗎？」明明小臉還慘白慘白的，不夠紅潤。

「你看我活蹦亂跳的，還能翻牆……」看到高高的牆頭，徐輕盈那花刁雞的本性驅使著她就想往上跳，在上頭昂首闊步的走著。

「翻牆？」一道柔細的女嗓驚呼。

「娘，妹妹說的是翻跟頭，妳聽錯了。」擔心妹妹被母親責備，徐展瑜連忙出聲幫著遮掩。

娘？徐輕盈一頓，看向來人，頗為挑剔地打量一番。

原來這就是原主的娘親，弱柳扶風，嫋嫋婷婷，眉似遠山眼若秋水，瑤鼻直挺菱形小口，頗有幾分姿色，難怪能生下徐輕盈這個小美人。

幸好這娘的模樣還算不錯，沒給她丟臉，就勉為其難讓她當自己這一世的娘吧。

「呵呵……你還為她打掩護，不怕慣壞了她！這丫頭天不怕、地不怕的個性也不曉得像誰。」以後為她找親事可要頭疼了，不知是嫁人還是禍害人家全家。

「娘最慣她，我吃味了。」徐展瑜假裝嫉妒。

「也不瞧瞧自己都幾歲了，還跟妹子爭寵。盈兒來，別靠妳吃醋的二哥太近，免得沾了他的酸氣。」

「哪裡酸了，母親騙人。」徐展瑜故意嗅嗅手臂，抬起手往妹妹身上抹，有福同享，有酸味一起酸。

「啊！娘，二哥欺負人……」內裡是幾千歲的神仙，卻裝出六歲小女兒的模樣，咯咯咯的笑著往母親懷裡鑽，有淚流不出的花刁雞在內心悲鳴。

「好了，不許你追著妹妹，瞧她額頭都冒汗了，要是又病倒了娘可要心疼了。」憂心女兒的病憂出了一臉憔悴，臉色有些青白的徐二夫人，取出繡菊帕子給女兒擦汗。

徐輕盈有些尷尬的扭了扭身子。「娘，我沒事……」

驀地，與徐府僅一牆之隔的柳府傳來哀戚的哭聲，把徐輕盈嚇了一大跳，話語一頓，她不禁暗吁一聲，真是觸霉頭。

「盈兒，別怕，那是柳府在辦喪事。」一說到柳府，徐二夫人的眼神不免變得黯然，一臉淒楚。

「辦喪事？」徐輕盈回過神後，有些錯愕的問。是她要找的那個柳府嗎？柳毅的家？

「是呀，柳老爺也挺可憐的，正值壯年，官運亨通，官拜正三品戶部侍郎，正是青雲扶搖直上之際，沒想到會被馬車撞個正著，拖了三天就沒了。」這幾天才扶靈送回老家準備葬入祖墳，可憐剩下的孤兒寡母要如何過活，她真是為他們擔心。柳家和徐府在老太爺那一代交情甚篤，時有往來，兩家如一家般密切，還在相鄰的牆開了道門，方便兩家人走動。

後來柳老爺考上解元，舉家搬到京城，只留下數名老僕看守宅子，漸漸地兩家少有來往，柳家僕人便將那扇門拆了，重新砌磚上泥，從此兩家也就日漸疏遠。

「娘，我們要過府弔唁嗎？」徐輕盈問。鄰居嘛，總要上炷香什麼的。
徐二夫人笑著撫了撫女兒微涼的額頭，輕嗅她身上好聞的乳香味。「妳的病才剛好，怕沖煞到，明兒個我帶妳兩個哥哥過府，人家遭了難正難過著，娘可能要多停留一會兒。」她希望能陪柳夫人聊聊，助她早日走出哀傷。
「我不能去嗎？」徐輕盈一雙大眼帶著期盼，眨呀眨的。
徐二夫人不禁失笑。「撒嬌也不行，下個月十五我再帶妳到觀音廟上香，不許扁嘴巴……」

湖北人柳毅在前往長安赴考途中，於涇陽地區遇到一名女子在冰天雪地中牧羊，他一時好奇，多方打探，這才知曉對方乃洞庭湖的龍宮三公主，遠嫁涇水龍王十太子。

沒想到神仙之間也有「天作之合」的婚配，龍配龍，鳳配鳳。
可惜小龍王生性風流，娶妻之後連碰都沒碰過她，獨守空閨的三公主還被翁姑欺凌，逼她帶羊群到江邊放牧，處境相當悲涼。

周遭水族禽鳥懼於龍王淫威，都不敢為三公主傳書回家求救，柳毅義憤填膺，便放棄科舉的機會返鄉送信。

他回到洞庭湖畔為三公主送信到龍宮，但洞庭君礙於與涇陽君多代的交情，思來想去決定息事寧人，不過洞庭君的弟弟錢塘君卻大為氣憤，帶著水軍前往涇陽解救三公主，並殺了涇水龍王十太子。

三公主回宮後，為柳毅奉酒答謝，錢塘君見兩人眉目傳情，有意撮合，但柳毅礙於沒有媒人，以及介懷自己間接殺了三公主的丈夫，並沒有允了這門親事。

柳毅回到地面後，經常望湖興嘆，而三公主亦對柳毅日夜掛念，雙方父母為了子女的前途大費思量，柳毅的母親決意為兒子尋找媳婦，而錢塘君由於錯手殺了三公主的丈夫而耿耿於懷，決定化身為媒婆前往柳家說媒，於是有情人終成眷屬。這才是《柳毅傳》的內容，是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，起源於唐高宗年間，為李朝威所著。

可是花刁雞一鑽進天庭的藏書中，赫然發現全「走鐘」了，除了故事主角還是柳毅外，其他情節與她看過的《柳毅傳》大有出入，完全不是記憶中的仙凡之戀。原本她是想化身書裡的三公主，憑著柳毅這奮不顧身的情義，等這一世過完，他肯定二話不說的答應成為她的隊友，兩人便可通力合作贏得馬拉松接力賽，把那隻耀武揚威的小小鼠輩踩在腳底，拔得頭籌，從排行第十跑到第一。

雞首、雞首，寧為雞首不為牛後，可見雞要排在最前。

但是，三公主在哪裡？

而今的柳毅還是八歲的小鬼頭，愛哭又懦弱，他的娘體弱多病，恐怕撐不過兩年，這是哪門子的《柳毅傳》，根本是偽中國民間故事，被人竄改過的！

「哎喲……」痛痛痛！可惡的牆，築這麼高幹什麼，她多少年沒摔疼屁股了。

「誰？」哽咽的泣音帶有一絲驚慌。

「我……我啦！我是隔壁的鄰居，我叫徐輕盈。」徐輕盈拍拍裙子的草屑，語氣很是輕快的回道。

「徐輕盈？」柳毅一身素白，躲在後院大樹下偷哭，沒料到會從牆上掉下來一個小女孩，他有些錯愕的睜大著紅腫的雙眼瞅著她。

父親意外過世讓他非常難過，母親因父親的死，傷心過度而一病不起，他是家中唯一的男子，他知道必須當個撐梁頂戶的男子漢，不能讓死去的爹丟臉，不能讓柳家從他手中沉寂，他要奮發向上，光耀門楣。

卻沒想到軟弱最後一次的狼狽模樣，竟被這個小女孩給看到了。

「徐大夫的女兒，我家和你家是世家，我祖父和你祖父是好朋友，年輕時常在一塊喝酒下棋，是棋逢敵手的棋友。」那是她從祖父口中套出來的，老人家很喜歡懷舊。

「我、我沒聽過徐大夫，只知道宮中有個很兇的徐太醫。」他抽噎著，很不好意思地用袖子抹去涕淚，接著又看向徐輕盈，她的話雖然很多，但人長得很討喜，兩隻眼睛亮晶晶的，好似月亮映在眼底。

「嗯嗯，他是很兇，他是我大伯父，聽我大哥、二哥說，大伯父可兇了，聲音大得像打雷，轟隆隆的，他一開口我們都不敢出聲，只能畏畏縮縮地像隻小雞往我娘身後躲。」

花刁雞沒有徐輕盈六歲以前的記憶，一點也不符合穿越小說的定律，她醒過來後的記憶全是自己一點一滴從眾人嘴裡套出來的，一遇到不知道的事就裝傻，一逕的笑。

其實六歲的孩子能記得多少，徐二老爺和徐二夫人都是疼孩子的人，女兒想不起來也就算了，只當她年紀小、忘性大，反正又沒準備讓她考狀元，自在快活就好。她的兩個哥哥更誇張，對她根本是全無理性的慣著，她說什麼就是什麼，兩個傻哥哥只有聽話的分，鮮少說不。

徐家這一代的女孩子很少，陽盛陰衰，大伯父徐晉之有兩嫡兩庶四個兒子，女兒只有一個，而他們二房人口更少，兩子一女，所以女兒成了寶，全家當寶貝嬌養著。

這一點花刁雞還挺滿意的，她穿過來的環境很不錯，家境過得去，只娶一妻的父親並未納妾，孩子全是一母同胞，少了後院的紛爭和算計，她可以安全的長大。一聽她對自家伯父的形容，心裡窒悶的柳毅忍不住笑了。「徐太醫或許只是長相兇，但人很好。」

「是嗎？怎麼我聽說他只要一回來，我們全家大小都不敢吭氣，連我爹都要戰戰兢兢。」大伯父很是愛擺顯，每回都穿著正五品的官服返鄉，之後才換常服。大伯父很重官威，娘說的。

「聽說不準，眼見為實，難道妳沒見過妳大伯父嗎？」每年總會回來祭祖，多少會見上一面。

「忘了。」徐輕盈對徐家大伯父印象不佳，明明奉養祖父是長子之責，他卻仗著兄長之名搶走她爹在太醫院的職務，還反過來要二房代大房盡孝，十來年沒拿回

一兩供養銀子。

因為在太醫院供職，徐晉之並未年年回鄉祭拜，幾年才回來一次，他上一次回祖宅是四年前，那時徐輕盈才兩歲，剛會走路，想必連本尊也記不得這個大伯父。之後，徐晉之總以宮中事多為藉口，託人帶信請二房代為拜祭，一應的三牲五果和祭拜所需的費用，大房總說先記下，等下次回來再一併給齊，所以全由二房支付。

所幸和春堂藥鋪收入甚豐，徐賢之的醫術更是受人讚揚，這點小錢二房還付得起。也虧得二房全是心寬的人，不與大房計較，否則遇到氣量小的兄弟和妯娌，還不鬧得天翻地覆。

「妳還小，記不住也是人之常情。」能把一切都忘了的人最幸福，要是他也能忘……不，他不能忘，那是他的爹，即使爹已經不在了，在他心底仍是最鮮明的印記。

「我不小了，我六……六歲了，你八歲。」徐輕盈本來想說她六、七百歲了，足以當他的曾曾曾……祖母，但這話一說出口，不把人家小男孩給嚇死才怪，連忙改了口。

「妳怎麼知道我八歲？」見她站得有點累，柳毅拉著她的手走向不遠處的八角涼亭，裡頭有太湖石圓椅，兩人一同坐了下來。她很神氣的揚起小巧的下巴。「我打聽來的。」

「妳為什麼要打聽我？」對她，他不討厭，身為獨子的他，一直希望能有個笑起來像她這般甜的妹妹。

徐輕盈一臉「你不懂」的神情瞅著他。「因為我們兩家是世交呀！你祖父和我祖父是朋友，我們當然也是好朋友。」

「好朋友？」看她神態認真的說著過於老成的話，柳毅心中的難過一點一滴的消失，只覺得很想笑。

「對啦，你不要再傷心了，人終究會死，早晚而已，又不是神仙永遠不會死，你要看開點，你當你爹去遠行了嘛，你早點死就能遇見他了。」在輪迴轉世之前……呃，等等！除了她以外，柳毅等人都是杜撰出的人物，他們有三魂七魄嗎？人一死要往哪裡去？難道是書魂？

聽著她咒人早死的安慰，他笑也不是，哭也不是，過了一會兒才有些僵硬的回道：

「沒考上科舉前我不會死。」

「那考上之後你就甘心死嘍？」她要當第一個回去的人，絕對不要再落在其他生肖之後，尤其是她最討厭的老鼠。

他一滯，表情充滿不解的反問：「為什麼要死？考上科舉之後我還有很多很多事要做，我要像我爹一樣當個好官，為百姓做事，讓我爹和我娘都感到高興。」

「為什麼要這麼麻煩……」徐輕盈有些不滿的小聲嘀咕。

人的一生活如此短暫，有什麼好眷戀的，早一點解脫不是很好嗎？幹麼死拖活賴的要多活幾年。

「妳說什麼？」柳毅聽到她在咕噥，可是聽不清究竟說了什麼。

「我說，做人真麻煩，要做的事太多了，唉……」她幾時才能重返天庭，書中的日子太無趣了，沒人好鬥嘴。

聽她重重的一嘆息，好像多累似的，他忍不住笑出聲，「徐……徐妹妹，妳不用太擔心，這些事會有大人去擔起，輪不到妳操心。」

「叫我輕盈或盈兒吧，我有哥哥了，不想再多一個。」徐輕盈把哥哥和嘮叨劃上等號，哥哥們的寵溺她受著，但說教……那就免了。

「好，以後我就叫妳盈兒。」他有一個可愛的妹妹了。

「嗯，我就叫你阿毅，表示我們的交情很不同，你有事可以來找我，我家裡的人比你家多，我做不到就讓他們去做。」她一句話就把徐府上下給圈進來了，也沒先問過他們肯不肯。

徐輕盈是急性子，比較容易衝動，凡事不會瞻前顧後，想做就去做，出了事再說。她太想贏得這一次的馬拉松接力大賽，因此想盡辦法要接近故事的主角柳毅，反正山不就我，我去就山。

一開始她的想法是建立交情，從小培養鐵桿一般的感情，等日後再開口請他幫忙，他肯定不會拒絕。

可是徐輕盈忘了一件事，男女之間是不可能存在純粹的友誼，尤其是民風沒那麼開放的古代，一男一女的感情深厚，走到最後不是成為夫妻，便是只能形同陌路，以免惹人非議。

她要麼賠上自己的一生，反之是竹籃子打水，一場空。

「盈兒，我不能常常上門去打擾，我還在孝期。」他得守孝三年，期間不得訪友、作樂，並不適合與人密切往來。

「那又有什麼關係，我們家又不忌諱。」她爹是大夫，看過的死人可多了，喪家常請他為悲傷過度的遺族看病。

「妳是誰，哪兒跑來的野丫頭，知不知道隨隨便便到人家家裡很沒教養！」怎麼阿貓阿狗都放進來，欺柳家沒人了嗎？

一名少女身著霜白菊紋緞子，外罩煙青色短襖，腰上繫著淺青色嵌寶石玉扣腰帶，垂綴著一塊白玉佩，玉佩下方結的穗子是雙福字，福中嵌黃玉。

「表……表姊，妳不要誣衊我的朋友，她是……我、我請來的客人。」柳毅說完，不自覺瞥了一眼比兩個他都還高的牆頭，想起方才徐輕盈出現的方式，倒真是與眾不同。

親爹曾是知府大人的朱巧兒改不了官家千金的作態，盛氣凌人的睨著他。「什麼誣衊不誣衊的，你爹剛死就有人上門來打你的主意，你這蠢腦袋也得好好想一想，人家圖你什麼，還不是你爹留下來的財產，要是你守不住……」

「住口！我家的事不用妳管。」什麼財產，他爹一生清白，哪有多少銀子，何況還有他娘在。

朱巧兒大柳毅兩歲，今年十歲，個性和她早逝的爹很像，刻薄寡恩且貪財，一看到銀子就兩眼發亮，不論是不是她的都想佔為己有。

但她娘倒是個不貪心的，除了有點小勢利、專往高處看以外，不該她得的分文不

取。

「什麼你家的事、我家的事，我娘是你姨母，你敢說我們不是一家人嗎？」這小子居然敢吼她

「表姊，我的事不要妳管，盈兒是我的鄰居，她過府來玩，我理應招待。」柳毅站起身將五官細緻的小人兒拉到身後，很是維護的擋在她面前，面對表姊的質問毫不退縮。

「哪有人在喪期上門，肯定別有用心。」這麼小心機就這麼重，長大了一定更不得了。

「表姊！」他很不高興。

「巧兒，妳又和毅兒鬥嘴了是不是？娘不是說過要你們表姊弟要好好相處嗎，怎麼又不聽話了。」林文娘很瘦，瘦得弱不禁風。

「娘，妳來說說他嘛！明明姨父剛死沒多久，就有人勾搭上門，我為了他好，說了他兩句，他卻對我言語不敬，真是不識好人心！」她好歹是表姊，還說不得他嗎？

「巧兒，姑娘家怎能這麼說話，想娘罰妳抄佛經是不是？」這孩子都被她寵壞了，口無遮攔。「毅兒，別跟你表姊計較，她就是嘴壞，沒有什麼惡意……唉喲，這是誰家的閨女，生得真標緻。」

柳毅正想說她是徐太醫的姪女，誰知徐輕盈從他身後跨了一步出來，搶先一步開口—

「我爹是個大夫。」她絕口不提和春堂。

一聽只是個大夫，林文娘臉上的笑意馬上變淡。「小姑娘，早點回家，別老在外頭逗留，若是妳的家人找不到妳可要擔心了。毅兒，你也真不像話，沒想過人家小丫頭的家人會焦急嗎？」

徐輕盈那比這些人多活了好幾百年的銳眼，又豈會看不出這對母女的心思，為了不讓柳毅難做人，她先是朝他笑了笑，接著又朝那對母女微微一鞠躬，便先行離開了，這一次，她走的是正門。

柳毅看著她離去的身影，心裡感動極了，更有個預感，以後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簡單……

十年後

同樣的圍牆，同樣的後花園，不同的是，牆邊栽了幾叢綠竹，竹高數十尺，竹葉長年青綠，風吹過細長的葉片，發出悅耳的沙沙聲，帶來絲絲沁涼。

幾年前，這片園子歸入柳毅的院子，他從原本的居處遷來此處，分出內外院，此地為他私人院落，有三進院子，平時除了他，外人不得他允許不許進入，環境清幽。

離牆邊不遠的水榭旁，蓋了一間竹屋，地上踩的也是竹片，竹屋離地約三尺，有三道竹階梯，朝南開的正門，左右各有一扇窗，窗框上方裝著竹簾子。

柳毅就坐在竹簾子捲起的窗邊，如今的他面容清逸俊挺，濃眉飛入鬢髮，手持一本書冊，目不轉睛的看著。

當年他父親過世後，母親拖了幾年，也跟著撒手人寰，當時的他尚年幼，乏人照料，也無法打理家中裡外，因此他丈夫早逝，守寡未再嫁的姨母林文娘便離了夫家，搬到柳宅代為照顧他。

只是一肩難挑兩擔，難免顧此失彼，林文娘在柳家時，對一雙親生兒女疏於照看，兒子養成了愛賭的性子。

而女兒嫁入大戶人家，沒兩年居然以和離收場，嫁妝幾乎被生性風流的丈夫敗光了，離了夫家，她拿回來的卻不到百兩，連雇艘船將床、櫃子等妝奩運回娘家的銀兩都不夠，後來還是請母親幫忙。

這幾年，林文娘在銀錢上很苛刻，她雖然想做到盡量不用柳家的財產、公正無私地將柳毅那一份完璧歸趙，但是她一個寡婦能有多少收入，當年她丈夫貪來的錢財，早被她和兩個孩子揮霍得差不多了，一嫁一娶可是不小的負擔，再加上她自命清高，視經商為下品，因此每年靠三個莊子那幾百兩的出產，實在是入不敷出，手頭有些緊了。

所以她事先和柳毅通過氣，借她的，等她兒子有出息了再還他，她還做了一本帳冊，表示債務分明。

不過幾年過去了，也沒見她還過一兩銀子，倒是越借越多了，多到柳毅不得不收回她手中幾間鋪子和莊子的收益，他怕姨母再借下去，他柳家的銀錢都填了朱家那個無底洞。

「哎喲—」

「怎麼又摔了？妳不是自詡手腳靈活，怎麼三次有兩次都失足滑倒，那面牆都快被妳爬禿了。」柳毅連抬頭看一眼也沒有，口氣清清冷冷的，毫無一絲憐憫。這也怪不得他，見得多了，也就習以為常，而且一個人連著十年不長進，即使搭了梯子還是習慣爬牆，讓他也挺無言的。

「我是手腳俐落呀，可是是哪個不長眼的混蛋，將你們這邊的梯子橫著放在牆下，我一看沒梯子就往下一跳，誰知正好踩在梯子上滑了一跤。」徐輕盈揉撫著她可憐的嬌臀，不滿的抱怨道。

竹屋裡的侍從遠山看到這一幕，有些驚嚇的往後一退，正在倒茶的手抖了一抖，差點把茶水往主子身上淋。

他真不敢說，那把梯子是他忘了架起來的。

柳毅淡淡的瞥了遠山一眼，示意他把茶壺放下先退下去，待人走了，他才涼涼的道：「那妳就該多喝點枸杞菊花茶，明目退火，年紀輕輕就視茫茫，不用兩年就得讓人牽著走。」那麼一架梯子也能視而不見，兩隻眼睛生得這般大，看來也是白搭在臉上。

「少詛咒我，你盲了我還兩眼清明，看得見三里外樹上的鳥巢裡下了幾顆蛋。」面對他，徐輕盈從來就不是客氣的主兒，邊回嘴邊走進屋裡，見他手裡拿著一杯清茶，搶過了茶盞就牛飲起來。對她來說，喝茶就是解渴用的，品茗什麼的太過

矯情了。

「盈兒，妳這幾年的規矩都白學了。」說她是個假小子都成，沒半點大家閨秀的文雅溫順。

「拜託，別說教了，我剛才歷經千辛萬苦從我娘的魔掌逃脫出來，你不要學老和尚在我耳邊唸經，我會爆腦的。」她就是貪他的「清風軒」清靜，才爬牆過來避難。

放下書，柳毅目光輕柔的莞爾一笑。「又為了妳的婚事？」

一說到嫁人這件事兒，徐輕盈就頭痛不已。「別提了，誰說姑娘家一定要嫁做人妻，我跟我爹學醫也學得挺好的，連我二哥也比不上，日後當個女神醫有啥不好。」她辨識藥材的本事可說是無師自通，只要搓一搓、聞一聞氣味，她就能從一撮磨成灰的藥渣中說出含有幾種藥材，並能準確的切脈找出病因，再加上父親的教導，如今她是青出於藍更勝於藍。

而且她也發現她的法術一直都在，只是時靈時不靈，根本靠不住，想要用它時使不出來，可沒有想到它時又莫名其妙跑出來，把她搞得一個頭兩個大，氣得直想罵人。

不過人嘛，窮則變，變則通，她慢慢地摸索出竅門，一覺得丹田靈氣充沛，她便往藥草多的地方蹲，等到靈氣滿到快溢出來，那便是法術靈光的時候。

於是，她藉著法術來煉丹製藥，有仙法煉製過的丹藥，可是萬中難求的頂極仙藥，要治什麼病還不是易如反掌。

然而她煉毒也製藥，卻很少拿出來用，因為那些藥的奇效太超乎常理了，除非迫不得已，她是能不用就不用，除了她爹和兩位兄長以及柳毅，沒人知曉她善醫。但是她也做了些比較尋常的藥丸，起死回生是不可能，可一息尚存者還能挺上幾個時辰，若遇到她心情還不錯，說不定會出手一救，把人從閻王爺手中給拉了回來。

而且來到書中世界十年，她還真沒想過要嫁人，她心心念念的是柳毅趕快過完這一生，好和她手牽手的回天庭，參加十二生肖馬拉松，把以前輸的贏回來，風光風光一回。

可她是個姑娘家，年紀到了就要嫁人，就連以前伺候她的如意也都嫁了，但若是她嫁得遠了，和柳毅分隔兩地，日子久了兩人也就生疏了，她要用什麼理由來說服他，她一心期盼的合作不就落空了嗎？

越想越擔心的她，只好更殷勤的來探視，把他看得更牢，以免煮熟的鴨子飛了，她白來一回還被夥伴們看笑話。

大哥徐展琛打小就決定要走科舉之路，年過二十二的他已是一縣縣官，在濟川附近的豐饒小縣，帶著妻子和幼子一同住在那兒，先拚三年績效。

二哥徐展瑜已議親，但對方因母喪得守孝三年，因此婚期往後順延，一等女方出孝便完婚，日後要接掌藥鋪。

三個孩子中有兩個終身大事已有著落，她身為全家人最疼的那一個，卻始終無人上門提親，她自個兒不擔心，可是她娘都要愁白了髮，憂心忡忡，早幾年就備妥

了她的嫁妝，還放話沒十里紅妝不出門。

「妳認為有人敢給女人看診嗎？」不是柳毅要打擊她的士氣，而是民風如此，女子就該待在後宅相夫教子。

「只要我的醫術夠好。」徐輕盈自信滿滿，她有仙丹靈藥為輔，不怕不藥到病除，什麼疑難雜症都難不倒她。

「那也要妳肯為人家看診。」

他一句話就戳得她神情一驚，也對，她爹每年給她和春堂一成的淨利，根本不缺銀子，要是展現了醫術，整天被一堆求診者困住，她煩都煩死了。「就沒有兩全齊美的辦法嗎？」

「有，找個腰纏萬貫又不管妳的富家翁嫁了，以後妳的耳根子就清靜了。」一勞永逸。

聞言，徐輕盈沒好氣的瞋了他一眼，自行倒了一杯茶消氣。「少出爛主意，你比我大兩歲，為什麼不成親？」不公平，同樣是人，為何待遇這般不同？

「因為我父母雙亡。」柳毅一笑，容光耀如明月。

她一聽，一口茶差點把自己給噎死。「這也是理由？」她父母雙全還是她的錯不成。

「上無雙親，無人作主。」他笑若青竹，剛直中帶了一絲溫潤，掩不住的光華外放。

「啐！你當你什麼都管的姨母是死人呀！她還盼著你金榜題名，好擇一戶高門助你平步青雲。」那位朱夫人看得可長遠了，一般市井小民還看不上眼，非要身家清貴不可。

做過官夫人的林文娘想重振當年榮光，憑仗著對柳毅有扶持之恩，日後他真的榜上有名，她也跟著沾光，連帶著她的一雙兒女也能沾點好處，柳毅出了頭還能不提攜他們嗎？恩與義的代價何其大。

「盈兒，留點口德，她至少養過我一場。」柳毅不能不記著姨母的恩情，若不是她放下兒女，全心維護他，那時他又怎能避開柳家旁支族親的虎視眈眈，他們都想分食他身後還算可觀的財富。

有因才有果，因此即使明知姨母私下挪用不少柳家銀兩為她兒子還賭債，他也睜一眼、閉一眼的由她去，柳家大部分的房契、地契在他手中，出不了大事。

這也是報恩的一種方式，看她一點一點的消磨兩人之間的恩情，等到還清的一天，她便不能再對他指手畫腳了。

性子直的徐輕盈雙肩一聳，十年如一日的直心快。「留口德有用嗎？她一向看我不順眼，每回我一過府，她就盯賊似的盯住我，好像我會把你偷走，她也不想她老得臉上的皺摺都能摺出一朵花了，還能盯著你一輩子嗎？」

其實林文娘並不老，她甚至比徐二夫人小一歲，可是從外表看來卻有如五旬老婦，面上紋路深如溝痕。

人家說女人嫁人是第二次生命，全憑嫁得好不好，早年守寡的林文娘少了丈夫的憐愛，自是不如夫妻感情深厚的徐二夫人，越到中年老得越快，兩人站在一起一

比有如母女。

不過這也是她自個兒看不開，老是端著架子做人，把別人逼得不敢靠近她，她也瞧不起無功名在身的庶民，可又釐不清今非昔比，她已經不是出門僕婢成群的官家夫人，她想攀高門，也要看別人肯不肯。

在權貴眼中，朱家已是沒落的破落戶，一沒有能頂梁的好兒孫，二無才名在外的人才，她憑什麼敢厚顏無恥的以為高門大戶瞧得上她，殊不知他們在背後是如何嘲笑她不自量力。

「你每次都說從正門進來，可是你那好姨母肯讓我進門嗎？每一次都皮笑肉不笑的說：『我家毅兒正在書房讀書，徐小姐若無要事請回，畢竟妳是未出閣的姑娘，男女大防要嚴守。』」她聽得都能倒背如流了。

林文娘只差沒指著她的鼻頭罵她不知廉恥，一個姑娘家不時往男人府裡跑，她的名聲還要不要。

雖然她沒明言，可是徐輕盈一瞧那張嚴厲又古板的臉就什麼都明白了，自己根本從未入過她的眼。

「盈兒，坐好，瞧妳的頭髮又亂了。」柳毅從一旁几上取來一柄雕海棠玉梳，起身來到她身後，十分熟練的攏著她又黑又細、如綢緞一般的雲瀑，可惜這頭流雲髮絲的主子從不愛惜，他的如玉手指輕輕撥弄幾下，便綰好一個俏皮可人的流雲髻。

「亂就亂吧，反正一會兒我再爬回去又亂了，又得重梳一回。」當人真麻煩，留那麼長的頭髮幹什麼，一不能吃，二不能當武器。

「別動，待會弄疼了妳。」

要她不動何其困難，徐輕盈天生好動，連她娘也拿她沒轍。「阿毅，我們等一下挖竹筍吃好不好？我想念竹筍湯鮮甜的好滋味，一口咬下去，甘甜的筍味便溢滿口腔。」現在是春筍正好吃的時節。

「現在不行。」柳毅在她髮間插上一根芙蓉纏絲紫玉釵，而她毫不知情的任其擺弄，絲毫不曾察覺多了什麼。

說她是粗枝大葉一點也不為過，她對所謂的身外之物向來不在意，無論是珠釵首飾、金石寶玉，乃至於銀子，她都當過眼雲煙，因為她知道這些她都帶不走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沉迷在虛妄之物。

可偏偏有人喜歡妝點她，看她腕上、頸上、髮上戴著他給予的事物，內心便非常愉悅，想要把她妝扮得更出色。

「為什麼不行？」她就是想吃。

「因為竹筍要在黎明前、趁破土時採收才會甘甜，沾了露水自然鮮美，否則容易苦澀，難以入口。」不僅不美味，還滿口發澀，把竹筍的鮮甜全破壞了，只留下舌頭上的澀味。

「可是上一回我在你這裡用了午膳，豬肚燉筍片一點也不澀，還甜得很。」一提起，徐輕盈馬上覺得口齒間充斥那抹香味，真是一吃難忘啊！

「那是我事先叫人在天未亮挖的，本來要做道素炒筍片，偏妳這隻小饞貓來了，

我只好叫廚房換菜色。」她幾乎不挑嘴，素的、葷的都無妨，只要煮得好吃。她明眸亮如星辰，白玉小手托著下巴，很是歡喜地轉過頭看著他。「你好像對我特別的好。」

柳毅替她整髮的手一頓，如墨眼眸瞅著她，緩緩揚起好看的唇。「是誰說我們是好朋友，好朋友要多多關照的？」

「說的也對，朋友要講義氣，要是以後我有需要你幫助的地方，你一定要義不容辭。」不能老實把她的計劃告訴他，讓她憋得很難受，只能三不五時拐彎抹角的暗示，期待日後他的全力以赴。

「兩肋插刀太難了，我做不到。」他搖著頭，好像承諾太重他負擔不起。

「誰要你插刀了，我看起來像那種無情無義的人嗎？」他就不能爽快點，別吊人胃口嗎。

「不插刀也要看是否力所能及，若是力有未逮，也幫不上妳的忙。」柳毅嘴角的笑意隱藏得恰到好處。

聞言，徐輕盈差點要跳起來大罵他不夠義氣，可她硬生生的忍住了。「放心，我不會強人所難，要是你做不到，我也不會找上你。」她頂多會揉碎他，把他的骨肉餵給她的雞子雞孫。

看她氣得瞪著他的雙瞳快冒出火花，他失笑的揉揉她頭。「盈兒的事就是我的事，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，妳幾時看我對妳的事不用心了？妳簡直是來討債的。」

「哼！這還差不多，我沒看錯人。」被這麼一哄，她又高興的翹高嘴，好似剛撿到金磚一般。「對了，過兩天是十五，我們去洞庭湖觀潮吧，順便去探訪湖底有沒有龍王。」

那本《柳毅傳》害慘了她，她深信不疑一定有龍王，只是她無緣得見，多去幾回，準能瞧出蛛絲馬跡。

她這是防患未然，為免柳毅被龍宮三公主給搶走，那她苦等了十年的人就成了別人的夫婿。

她必須先把可能的感情幼苗給掐斷了，要是他和龍宮三公主真是天注定，情絲斷不了，她就算抽刀斷水也要把源頭給堵死了，讓一滴水也流不出來。

「又去？」真不膩。

「去，為什麼不去，順道彎去觀景樓吃活魚三吃，那魚湯是世上最鮮美的。」乳白色的湯把骨頭的精華都熬出來了。

「那是妳沒有吃過小雞燉蘑菇，那鮮味才是人間美味……」蘑菇的鮮，雞肉的滑嫩，搭配得相得益彰。

「不許吃雞！你太殘忍了，那麼可愛的小雞你也吃得下去，你還是不是人呀，雞跟你有仇是不是，你吃遍山珍海味也不准吃雞！」他怎麼可以吃她的同類，要是吃到她的雞子雞孫，她還不心疼死。

柳毅見她如此激動的反應，不免有些困惑的問：「妳吃豬、吃羊，牛肉、馬肉也吃，為何獨獨不吃雞？」

「因為雞高貴美麗，有豔麗的羽毛，每日還會晨啼，牠們喚醒大地的最初，讓一

日之計在於晨，雞是何等的重要，吃牠們會遭天譴！」雞族是偉大而神聖的。

「雞……美麗？」柳毅只知道雞肉好吃。

驀地，他心頭一動，似乎自從他結識隔壁這位徐大小姐後，他吃雞的次數逐年減少，凡是有她在，飲食中絕對不會出現和雞有關的料理，甚至不自覺地讓人少做雞肉料理。

是巧合還是受了她的影響，讓他不知不覺改變了飲食習慣，舉凡吃肉，總會自然而然避開雞肉？

「總而言之句話，雞才是萬物之靈，庸俗人種萬萬不及，你要讚美牠，不可輕忽視之，雞神會護佑你的。」也就是她能給他的福澤，一雞得道，人犬升天，有福一定拖上他。

徐輕盈想的是十二生肖的排名，若是能一舉奪魁，她就揚眉吐氣了，不用敬陪末座，人家扳起指頭數了老半天才數到她，那種感覺真是憋屈呀！

哎呀！不管了，把眼前的隊友先牢牢捉緊，她「埋伏」十年才等到他，若是一朝錯過了還能找誰。

難不成要把龍宮三公主打暈了，抽出她的魂魄好再穿越一次，那她會不會被生性爆烈的錢塘君給打死？

嚇！她可不是龍王十太子，皮厚耐打，還是穩紮穩打較妥當，起碼小命可保，雞命是很脆弱的。

嗯，就這麼決定！她自我期許的重重一點頭。

柳毅瞅著她千變萬化的表情，雖不知道她的小腦袋瓜子裡又在想些什麼，但忍不住勾起嘴角，笑開了。

洞庭湖佔地遼闊，水量充沛時，一眼望過去幾乎看不著邊際，宛若大海，表面平靜，但底下暗潮洶湧。

湖中有小島，鬱鬱蒼蒼，全是著名的「嚇煞人香」，也就是頂極茶品碧螺春的始祖，此時這些野生茶樹還乏人問津，暗暗隱於湖裡生出的煙霧中，帶了股隱世高人的迷濛美。

「哎呀」一聲，小舟輕划，捕漁女搖櫓從湖面而過，輕哼著軟糯好聽的江南小曲兒，一網撒下去，點點白光在初升的旭日下跳躍。

「盈兒，妳再回船艙眯一會兒。」柳毅見她醒了，輕柔的道。

在書中的世界，教條沒那麼嚴厲，男女間的往來並未有嚴格的規條，雖然也有禮法上的約束，可好像故事的主角沒這拘束，還算隨心所欲，呢，除了她被逼著嫁人這件事之外。

老實說，這是一本偽中國民間故事，由一群窮其無聊的老仙人所編撰，和原著差了十萬八千里，一頭鑽入的花刁雞有點搞不清狀況，所以她只好自己去闖，重寫一番。

徐輕盈不管男女大防，也沒有什麼深夜私會情郎的概念，心性很直的她，一向是

想做什麼就去做，因此這天大半夜的，她爬牆去敲了柳大才子的窗戶，把人給吵醒，原因無他，只因她想去洞庭湖看日出。

其實她的想法很簡單，白天逮不到洞庭君，那她就早一點去守株待兔，他總不會一整天都待在水裡，不出來透透氣。

以己渡人，她覺得太悶了，卻沒想過龍本來就生在水邊，不用換氣也能在水底待上很長的時間，水是牠的家。

不過當人當久了，她常會忘了自己原本是隻雞，即使穿越到人的身上，雞的習性也沒有完全褪去，到了夜裡，她就不太看得清楚事物，畢竟雞是有夜盲症的嘛。想當然耳，她爬牆又摔了一回，左腳絆右腳，滾個倒栽蔥，讓清風軒守夜的僕從以為進了賊，後來一看見是她，只有訕笑了。

她的一時衝動令好些人一夜無眠，自個兒倒好，一摸到船艙的床鋪便立即倒下不起，呼嚕呼嚕睡得正香。

也虧得徐府縱得她無法無天，若是尋常人家的閨女，肯定是被打個半死的禁足了。

「不……不了，我不困，我很好，我要看洞庭湖的湖光水色……」徐輕盈邊說邊揉眼睛，睡意正濃的打著哈欠，不善打理的她又頂著一頭亂髮，活似捉人的鬼婆子。

「不急於一時，洞庭湖就在那裡，千百年來也跑不掉。」山就是山，湖就是湖，多少年變遷，依舊不改風采。

「不要，我要找洞庭君，你看到龍宮了沒？」不是說半夜會從霧中升起，若隱若現，虛無縹緲嗎？

看她眼皮沉重得快張不開了，還執著於傳說中的龍王宮殿，好笑又好氣的柳毅輕握著她柔若無骨的小手，讓她坐在甲板上的小圓凳上，一梳一梳的梳著隨著她頻頻點頭而上下輕晃的烏黑青絲。

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為了她，他總是梳子不離身，他有時都覺得自己才是個女人家。

「這世上哪有龍宮，那是書裡寫來糊弄人的，想我朝有湖泊無數，豈不是處處有龍盤據，哪還躲得過世人的雙目。」龍是遠古神獸，僅在話本中得見，是由人編出來的。

你不就是一本書？不過這句話，徐輕盈含在了口中，並未說出來。「也許是凡人的肉眼看不見……」

「那妳怎看得到？」柳毅調笑反問。

「這……」她一時語塞，很沮喪的往後一靠，就這麼靠在他懷中，她不懂男女之情，並不覺得此舉有何不妥，反倒是原本微攏的眉間因為舒服而舒展，隱帶一絲依賴。「我也看不到，我是人。」

「既然妳我都不是神仙，尋找龍宮一事就此作罷，反正身在此湖中，就算龍宮在妳面前，妳也是一片青波綠水，半點不入眼。」她老是這般胡鬧，他總有盯不住她的一天。

想到今年的春闈，距今也不到兩個月，再過幾日他就要趕往京城赴考，若是他一

日不在她身邊，不知她又要闖出多大的禍事來，一思及此，心中的憂慮始終無法放下。

「不行，我就不信洞庭君能一直躲著不出來，我非等到他不可！」徐輕盈又犯了執拗的毛病。

「難不成妳還要到湖底尋人？」柳毅不免失笑，想打消她不切實際的想法，話本故事中的人物不可能存在。

聞言，她黑玉般的雙眸驟然發亮。「可以嗎？我們潛下去看……」

他立即打斷她的空想。「妳知道湖有多廣，水有多深嗎？現在雖然已是春天，可乍暖還寒，一入水，妳沒淹死也會凍出一身病，想想那湖水多冰冷，看似清澈的水淹過妳的口鼻，划不動的四肢僵硬萬分……」

「好了好了，我曉得怕了，你不要一直嚇我，我不會找死的跳湖……」雞不會晃水，徐輕盈一想到拍著翅膀在水裡撲騰，整個人就涼透了骨。

她很怕死，更怕死前的掙扎，沒死過的她，體會不到死亡氣息，但她見過不少可怖的死狀，心生餘悸。

「以妳的性子，沒什麼做不出來的，想做就做的瘋性，讓妳的父兄都拿妳沒轍，他們為了妳，可是費了很多心思。」擔心她損及閨譽，又恐她遇人不淑，還煩惱她嫁人後，太過直率的性子會讓她受到傷害……關於她的一切，柳毅怎樣都擔心不完。

「我哪是這樣的人，我一向最循規蹈矩不過了，笑不露齒，坐不搖裙，行不……」看他含笑不語，她越說越小聲，也越說越心虛，好像、似乎、彷彿她就是不重禮法的人，什麼規矩、禮教全讓她丟入無底深谷。

「盈兒，妳很好。」很真，不做假，完完全全的做自己。

柳毅羨慕她活得自在，沒有包袱，父寵母愛，兄長憐惜，她有恣意妄為的本錢，有如野地裡的白菊，傲然挺立迎向日頭，不畏銀霜和白露，開出純白無垢的花朵。不像他，有太多的拘束，身上背著爹娘的期望、姨母的養育之恩，還有重振家業的重大責任，一刻都不能鬆懈，他的路只有一條，出仕，讓日薄西山的徐家再展風華。

他一直懷疑父親的死有蹊蹺，堂堂的戶部侍郎怎會當眾遭疾駛的馬車輾斃，父親的隨從呢？還有保護大人的兵衛，他們都到哪兒去了？怎會袖手旁觀，無人挺身相護？

以前還小沒想太多，只當是意外，但是日漸年長，他才逐漸品出一絲不對勁，如他一介布衣出入都有數名隨從和家丁跟隨，一名地位不低的京官，又豈會獨自一人？且當時護主無力的下人、侍衛，竟無一人受罰，未免古怪。

「我當然很好，天底下找不出第二個雞……雞婆得對你好的朋友，你這人太無趣了，整日埋首苦讀，若非我常拉著你到郊外走走，你都快成為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書呆子了。」徐輕盈得意洋洋的揚起絕美小臉，驕傲的模樣讓她多了幾分楚楚動人的嬌媚，瑩白肌膚透著白玉光澤。

見她這副自信十足的模樣，替她梳好頭的柳毅忍不住發笑。「有勞了，小姐蕙質

蘭心，小生這廂有禮了。」

「別，別給我吊書袋子，我全身發寒。」她一聽到小生、小姐的話本子，那哆嗦打得可兇了。

他目光深幽的瞅著她，伸出長指朝她秀額一點。「妳就這點出息？」

「我又不是讀書的料。」徐輕盈理直氣壯的回道。不考科舉讀那麼多書幹什麼，她看得懂醫書就成。

「三日不讀書，面目可憎。」書中學的是知識。

「拽文。」她不看書一樣也能當神仙。

「書裡自有黃金屋，書冊中翻得出顏如玉。」讀書能名利雙收，坐擁天下財富和美女。

「好呀，那你弄出來給我瞅瞅，我擦亮雙眼等著你變戲法。」有誰看過雞看書了，那人要做什麼？

柳毅笑著用繪了水墨山水畫的摺扇，朝她腦門輕拍。「那是比喻。」

「喔—那就是畫大餅嘍！看得到，吃不到。」凡人都想升官發財，富貴滔天，但他們可有想過，爬得越高，跌得越慘嗎？

吃白食，容易嗎？這世上可沒有從天上自個兒掉下來的餡餅。

「妳呀，盡說歪理。」但卻有幾分道理。

不是每個讀聖賢書的人都能走上正道，有些走歪了，不然哪來的貪官汙吏，酸儒惡夫。

「歪理說多了也會變金科玉律，我是一代大聖……」人字都還沒說出口呢，徐輕盈就又挨了一記。

「少誣衊聖人，妳啊，只會成為所有讀書人的敵人。」聖人之名不可汙，千百年來教化萬民。

「你打我？」她不滿的嘟起粉色小口。

柳毅笑了笑，讓船夫將船駛近小舟。「長春，去問問店上人家捕了什麼好魚，買幾條大的叫船夫做來吃。」

長春是他的書童，今年十六。

湖上霧氣漸漸散去，一抹金光照亮綠波蕩漾的湖水，湖面上的小舟一一可見，三、兩漁夫合力拉網，高躍出水面的湖魚碩大無比，銀白色鱗片輝映著點點水紋，煞是美麗。

漁夫一家人數口長年住在水面上，靠打漁維生，船篷內的小姑娘俏生生地探出頭，看到立在船頭的清逸男子，驀地兩頰緋紅，羞答答的多看了兩眼，有意無意地朝他一笑。

「是的，少爺。」長春興沖沖的叫了舟上的人買魚去。

「現在想補償已經來不及了。」徐輕盈嬌氣的睨他一眼，口是心非的說著反話，天曉得她就等著吃魚。

「是我想吃魚，我倒是沒備妳那一份。」柳毅故意逗著她，他就是喜歡看她生動活潑的表情。

「柳阿毅，你敢不給我吃？」她氣呼呼的鼓起腮幫子。

他好笑地用扇柄戳戳她的胖腮。「還兇起人來了，小生膽小，不敢不從，小姐請上座。」

徐輕盈怒氣微消，但秀眸仍橫睇著他。「不許用酸溜溜的語氣酸我，我還沒原諒你，這筆帳先記下。」

「有這麼大氣性嗎？盈兒。」柳毅寵溺地望著她一會兒，才讓人將片好的魚膾端上來，夾了一片沾了醬，以青花小碟盛著。

「氣著呢！我小心眼。」她二話不說的搶了他碟子裡的魚片，一吃進口裡，瞬間眉開眼笑。

搶來的東西就是好吃，她是這麼認為的。

殊不知這是柳毅特地為她準備的，害怕魚腥味的他，鮮少吃魚，其實他挑食，有很多東西不吃，生食的魚膾更是一口不沾，但是無所不吃的她，最好河鮮，任何魚蝦蟹都愛不釋口，為了配合她這隻貪嘴的小饞貓，他還是會少少的吃上幾口，好看她開心。

「好吧，心眼小的徐府小姐，妳要小生如何賠禮？」他故作文人姿態，刷地展開摺扇，一片黑白山水景色乍現眼前。

徐輕盈眉一挑，端出刁蠻小姐的模樣。「罰你給本小姐找來龍宮的鎮宮之寶龍王貝。」

「敢問龍王貝長得什麼模樣？」

她比了個南瓜大小。「這麼大，螺狀，通體雪白，螺殼上長了尖刺，生長在深海底，螺肉清甜如鮑，但滋味更勝一籌。」

「想吃？」她三句不離吃。

自從上一回在王母娘娘的壽宴上吃過後徐輕盈便念念不忘，但她可不能老實的在他面前點頭承認，那多失面子啊，於是她用力吞嚥一下口水，故意道：「誠意呀，柳公子。」

柳毅低聲一笑，將剛送上的醋溜魚片夾了一塊到她嘴邊。「等我當了龍王爺的女婿，妳要多少我給妳多少。」

一聽到龍王爺的女婿這幾個關鍵字，一嘴魚肉的她猛地哽住了，咳了幾聲，面色漸漸漲紅。

柳毅見狀，急忙拍撫著她的背，替她順氣。

待好不容易喘過氣來，她一口吞下還沒嚼夠的魚肉，驚愕的道：「你要……咳！咳！當龍王爺的女婿，娶龍宮三公主」不知怎地，她覺得有點不是滋味，心口酸澀澀的。

「小口吃，別噎著，又不是三歲孩童，怕人來搶似的，湖裡的魚多得是，夠妳吃到肚翻。」她這般迷迷糊糊的，若是沒有他在一旁看著，這條比銀魚還嬌貴的小命哪保得住？

柳毅已在為他離開後憂心，他的姨母林文娘是對她照顧有加，只差沒把他當親生兒看待，但人是有私心的，他不放心將最珍貴的寶貝交給姨母照料，姨母只會毀

了他的珍寶，他無人可託付，只有自己。

「你真要娶龍宮三公主」徐輕盈又問了一次，若真是如此，那她這些年的心力不就白費了？

見她一臉認真，他只覺無奈又好笑。「哪來的龍宮公主，人家還不見得瞧得上我。」

「如果真的有呢？」她得防著點。

「如果有，又怎麼比得上我們貌美如花的小盈兒？十個龍宮公主都不及妳小指一動。」說完，柳毅有些不確定的瞅著她，她聽得出他話中有話嗎？

徐輕盈滿意的一頷首，哥倆好的拍拍他肩膀。「這才對嘛！朋友要重義，絕不能為女色所惑。」

他無奈的搖搖頭，看來他對她那直通通的腦袋，還是抱著太多期待了。

日頭已升至半天高了，天氣雖是暖和了些，但仍有些微涼。

湖面上一片平靜，半點波瀾不生，靜謐的歲月彷彿人間仙境。

柳毅和徐輕盈打發了下人和船夫，漫步在湖邊，一邊是消食，一邊是欣賞著湖光美色。

然而突來的小動靜卻擾亂了這樣的寧靜，恍若小石子投入湖心咚了一聲，掀起道道漣漪。

「不好了！不好了！有人落水了，快去救人……」

不遠處，一名穿著簡單的落水姑娘被救起，她渾身溼答答的，髮上的銀簪歪了，縮不住一頭如墨長髮，她的面色發紺，雙唇咬緊，兩眼閉得死緊，出氣多，入氣少，只剩下最後一口氣。

「想過去看看嗎？」柳毅的眼神落在天水交界處，不在眾人圍觀的岸邊。

「不想。」徐輕盈是真的不想。

「走吧。」說完，他走在前，聽著後方跟著的腳步聲，細碎而煩躁。

她是真的不想往有病人的地方靠近，她不醫、不治、不診，漠不關心，不做出頭的事。

可是心頭的那道坎兒過不去，她知道自己做不到見死不救，不論是她的神格，還是這十年來自爹的教導，醫道之心已存在她心底，看到別人有難而不伸援手，她自個兒都會唾棄自己。

「我沒說要救呀！」徐輕盈說服自己，不是她不救，是有人先出手了，或者那人已經死了。

柳毅安撫地一笑。「先看看情形再說。」

走到近處，四周已圍了不少百姓，大多是湖上討生活的船屋人家，也有少部分的遊人，大家都十分關心落水女子的狀況，皆是一臉緊張。

柳毅和徐輕盈出色的容貌和華美的錦衣緞服在人群中特別顯目，由於對權貴人家天生的敬畏，他們一上前，兩旁幹粗活的小老百姓便主動讓開，以利通行。

柳毅定睛一看，疑道：「咦！那不是妳爹嗎？」

正在為落水女子施針急救的中年男子，正是徐輕盈的親爹徐賢之。

「爹，你怎麼在這裡？」徐輕盈趕忙迎上前，笑得訕訕的，不太自在的瞥了自家老爹一眼。

「妳又半夜溜出府」這孩子比她兩個哥哥還野。

「是……咳！柳毅要科舉了，他怕考不好，心悶，我陪他出來散散心。」哈！多好的理由。

柳毅沒好氣的睨她一眼，又拿他當擋箭牌，她這招老是用不膩，但仍是順著她的話道：「是的，徐世叔，小姪一早到府上接得令媛，想多個人來開解開解。」

「哼！女大不中留。」自個兒的女兒徐賢之還不清楚嗎？隔壁的柳家小子是個心善的，是她老翻牆過去煩他才是。

「什麼留不留的，爹呀，這個人活不成了，你別治了吧！」臉色都紫黑了，不死也傷了腦子，與其養個傻子還不如讓人早早解脫，三千世界自有如來。

「胡說什麼，哪有人還有氣卻不治的道理！行醫之人要視病如親，不可有違醫道。」徐賢之雖是這麼說，但眉頭皺得死緊，額側也滲出薄汗。這姑娘的脈息越來越微弱，他得趕緊想著該用什麼辦法才能不讓人枉送性命。

「爹……」要是人死了，死者家屬不會怪死者自己不小心，只會怪罪沒能把人救回的大夫，救人的人往往會淪為出氣的對象。

「藥呢？」徐賢之看也不看女兒一眼，專心的下針，同時問道。

「不給。」徐輕盈耍起小性子。

「盈兒。」他加重聲調。

她冷哼一聲，從懷中取出一只薄得透光的白瓷瓶。「救了她之後，若敢恩將仇報，我再毒死她。」

「丫頭，說什麼氣話。」徐賢之也不想太引人注目，但情勢所逼，畢竟救人一命，勝造七級浮屠。

徐輕盈不將瓷瓶交給父親，反而遞給身旁的柳毅，驚扭的提醒道：「先讓她把腹中水吐乾淨。」

不過徐賢之用銀針催吐的效果不佳，眼看女子胸口的起伏將停，柳毅和徐賢之同時看向糾結不已的徐輕盈，他們眼中的意思再明白不過，把某人氣得直跳腳。

「看我幹什麼，我又不是大夫！」可惡，早知道就不學醫了，醫道害人，看看她的下場。

男子不宜碰觸女子的身體，所以只能她來了。

「哼！哼！哼！待會我要到廟裡過火，祛祛霉運。」算她倒楣，沒事到洞庭湖找什麼龍宮，自找晦氣。

徐輕盈從背後抱著女子，用力推擠其腹部，她一次一次的使勁，神態狼狽的女子便一次一次吐出少量的水，最後女子似乎恢復一點神智，大口嘔出一地的湖水，人像軟泥般癱軟在地，只有幾根白得沒有血色的手指微微抽動著。

「藥，快給她吃下去。」徐輕盈喊道。

然而女子的嘴巴咬得死緊，幾乎是僵硬了，徐家父女一個下針，一個診脈，合作

無間的讓女子的牙根微微鬆動。

此時柳毅以扇柄撬開女子的嘴，將一粒黃豆大小的藥丸塞入她口中，藥入口即化，不用以水送服。

「這藥……咳，有點藥性，會引發胸口劇烈疼痛，你要壓緊她。」這是她的一點小趣味，救人也玩人。

「什麼？」她說得太晚了，柳毅還沒反應過來，忽覺虎口一痛，他低頭一看，就見女子狠狠咬住他。

女子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，只覺得胸口痛得彷彿就要撕裂開來，不狠狠咬住什麼她會承受不住，矇矓間，她看見一隻晃動的手，想都沒想便一口咬住，腥甜的血流入口中，她頓感心中一舒坦，痛感漸消。

慢慢地，她恢復神智。

田月荷清醒後，最先映入眼簾的就是一張清逸如玉的俊雅面容，她的心撲通撲通的直跳，雙頰霞紅一片。

「妳的嘴可以放開了吧，想咬下他一塊肉當下酒菜嗎？」徐輕盈沒好氣的道。聞言，田月荷這才意識到自己居然咬著一個大男人的手，羞得整張臉好似要滴出血來，連忙鬆口。「我……我不是有意的，這位公子，是你……呃，救了我嗎？小女子無以為報……」

在以身相許這種陳腔濫調的對白還沒出來前，有些小火氣的徐輕盈小手一伸。「診金五十兩，再加上一百兩的藥費，總共一百五十兩，請送到和春堂藥鋪。」

「什、什麼五十兩？」田月荷一臉困惑的反問。

「妳不會以為妳這條命是白撿回來的吧！」徐輕盈指了指自家老爹，沒好氣的道：「看到了沒，是和春堂的大夫為妳施針，妳才能保住一條小命。」不要看上小的就忘了老的，認錯了恩人報錯了恩。

「可公子他……」田月荷看了看正在收拾藥箱的中年大夫，又瞧了瞧容色俊逸的男子，一顆芳心撲哧撲哧拍著小翅膀。

「他不過是路過而已，就被神智不清的妳給咬了，可憐喲！流年不利，好好遊個湖，居然遇到瘋婆子，他還真夠倒楣的。」徐輕盈已經把他當成私有物，不許任何女人覬覦。

「是我的不是，我該向公子道歉……」田月荷虛弱地想起身，怎料一起身又跌坐在地，瞬間紅了眼眶，她睜著如夢似幻的迷濛雙眼看著柳毅，希望他能拉她一把，並且送她回家。

「妳本末倒置了吧，救妳的人是徐大夫，妳該道謝的人是他，而不是發花痴的找男人。」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

她倏地漲紅了臉。「我咬傷了公子……」

「妳擔心什麼，大夫在這裡，連同他的診金和賠償費一共兩百兩，請付清。」有冤大頭不敲，敲誰？

「我、我沒帶銀子……」田月荷羞赧地看了柳毅一眼，好似是在問，公子怎無動於衷？

「妳不會是指望他幫妳付診金吧，妳也太不要臉了，他又不認識妳，幹麼苦主變事主，被人咬了還要倒貼。妳放心，妳還沒美到傾國傾城，他看不上妳。」徐輕盈越說越來氣，真是的，多看幾眼就能勾得郎心大動嗎？她也不瞧瞧她那副鬼樣子。

「盈兒……」女兒話說得太粗了，徐賢之輕喚一聲以示提醒。

「爹，我說的是實話，哪有人大難不死，不先感謝救她的大夫，反而兩顆眼珠子直盯著男人瞧，不就皮相生得好，真是膚淺，她欠了我們診金，我是一定要討回的。」還有有錢還沒處買的神奇藥丸，她一年煉不到五顆，一瓶藥裡才二十顆，要不是怕引起有心人關注，她還真敢喊出高價，就算千金，高官巨賈也肯定搶著買。

「實話傷人。」徐賢之咳了一聲。

瞧！這就是把女兒溺愛到無邊的父親，即使女兒話說得難聽，還是無一句責罵，全心全意的呵護。

徐賢之和兩個兒子對家中唯一的閨女可真是疼愛有加，要月亮給月亮，要星星摘星星，只要她開口，沒有不給的，才把她縱得不知天高地厚，天塌下來有高個兒頂著。

不過女兒沒什麼壞心眼，除了常往隔壁跑外，性子還算平穩，沒鬧出什麼大事，這讓徐府上下十分安慰，他們嬌養的孩子並不壞，還有一手好醫術。

「爹呀！要一棒子敲醒她才不會執迷不悟，要不然她一個情根深種，倒楣的是兩個人。」徐輕盈說得振振有辭，接著不悅的轉頭看向柳毅。「你說你呀！還傻乎乎地愣在那裡幹什麼，傷口不疼嗎？還不過來讓我爹為你上藥。」血都滴在地上了，他真當他皮粗肉厚，多咬幾口也不會感到痛嗎？

被指著鼻頭的柳毅信步走來，將受傷的手伸到她面前。「妳來。」

「我不是大夫。」她一再重申，就怕人家錯認了。

「無妨。」小傷口而已。

「什麼無妨，小傷不治會變大傷，到時你這隻手廢了，看你怎麼當官。」身有殘疾者可是不得入朝為官的。

一聽到當官，田月荷的眼眸瞬間一亮。

「我有最好的大夫醫治。」柳毅笑若春曉，明媚耀人。

「我不是大夫。」徐輕盈死死瞪著他，到底要她說幾遍！但還是接過父親遞來的止血藥粉，嘴上不饒人，纖纖細指卻輕柔的上藥，接著用沸水煮過的白布包住他的虎口，又怕他疼的輕吹了幾下。

其實吹氣這一招是沒用的，會痛還是會痛，但徐賢之看到女兒的神情之後，暗暗嘆了一口氣，看來這女兒是留不久了，遲早是別人的。

柳毅則是不捨得眨眼，專注的凝視著她泛著柔光的面龐，眼中閃過一縷濃得化不開的柔情。

田月荷被剛從畫舫趕過來的幾名丫鬟扶起，其實她會落水是個意外，因為畫舫似被大魚撞了一下，站在船邊專心看風景的她被猛地一晃，沒站穩便失足落湖。

湖面上有很多捕魚的小舟，舟小但快，一見有人落水便立即將舟划近，將她救起，並送往岸邊救治。

等笨重的畫舫靠岸時，田月荷也清醒了，又驚又怕的和丫鬟哭成一團，每個人都心有餘悸，後怕不已。

過了好一會兒，田月荷這才冷靜下來，帶著汪汪水光的媚眼直瞅著柳毅。「公子，尚未請教你貴姓，家住何處，改日小女子好登門道謝。」她認定了，他就是她的良緣。

「他是我家的上門女婿，妳也要登門道謝？」徐輕盈搶先回道。怎麼有人這麼死皮賴臉的，趕都趕不走。

「什麼，你們已經……」看到她仍做姑娘打扮，田月荷大大吁了口氣。「大夫的診金一定如數奉上，和春堂藥鋪是吧，小女子在此謝過徐大夫的仁心仁術。」

「不用言謝，醫者的本分罷了。」徐賢之客氣的回道。救她不過是出自一顆醫者之心，不論是誰，他都會盡一分心力。

「大夫雖然不居功，但小女子確實為你所救，大恩大德請受小女子一拜。」她身一低，一福身。

裝模作樣！徐輕盈很不屑地在心裡啐了一口，救命之恩就用一福身想撇清，也太輕了，至少要跪下來磕三個響頭，為奴為婢以償大恩。

徐賢之不避不退的受了田月荷的禮。「姑娘近日要多休養，勿做勞心勞力的事，以免傷了心肺。」

「是，小女子定會謹遵醫囑。」美目一睜，田月荷又一副弱不禁風的模樣。「公子，小女子姓田，是城東田老爺的二女兒，誤傷了公子實感愧疚，明日由家父作東宴請公子……」

徐輕盈打斷她的話，「走了，這天莫名其妙開始熱起來，唉，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吃得到那多汁香甜的大西瓜？」想拐她盯上的隊友，門兒都沒有！城東的老烏龜納了十六房小妾誰不知情，生了十五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卻獨得一名兒子。

柳毅一聽就知道她是故意的，還瞎扯到什麼西瓜上頭，不過他很識相的馬上回道：「南方的瓜果熟得快，最慢三月定能吃得到。」

她橫了他一眼。「誰買呀！那時你都到京城準備四月的春闈了，我肯定吃不到。」

「原來妳還記得我要參加春闈，我當妳沒心沒肺的往腦後拋。」他的嘴角悄悄往上一揚。

「三年一次我哪忘得了，你十五歲那年原本就要赴京趕考了，不知哪個缺德鬼在你的冰糖蓮子湯裡下巴豆，你拉了一晚，根本爬不起身，誤了考期。」那是她第一次醫治人，把沒力氣開口說話的他給治好了。

提起此事，柳毅的眼底滑過一絲陰霾。

那個缺德鬼不是別人，便是他表姊朱巧兒。

那一年朱巧兒正好十七歲，與開陽縣一戶魏姓人家議親，她偷偷地去過一回，覺得沒有柳毅生得好，也沒有他的才情，所以她想悔婚，改嫁給自己年僅十五的表弟。

林文娘當然不許她胡鬧，硬是談成了婚事，心有不甘的朱巧兒便想造成事實，先在柳毅的蓮子湯裡下巴豆，讓他腹瀉不止，無法上京趕考，而後再藉照顧之名，和他生米煮成熟飯，這樣她娘就不會逼她嫁人。

可她巴豆下得太多了，柳毅瀉得幾乎昏厥，全身乏力，成不了好事的她，只好無功而返。

朱巧兒剛離開不久，徐輕盈來了，她一見柳毅已經拉得不成人形，趕緊回家配藥讓他服下，他的情況才緩了過來。

不過這一拉真把他拉出病來，腹瀉過度，傷的是精氣和體力，他用了半個月食療才補回來，因此也錯過了考期。

他將此事隱晦地向姨母提了提，不到月餘，朱巧兒火速地嫁入魏家，連嫁妝也草率的置辦。

可惜不到兩年就和離了，朱巧兒的嫁妝只剩下不到一成，她十分狠得下心的墮掉腹中孩兒，徹底和魏家決裂，揚言此生此世再也不踏入魏家一步。

頗有心計的她還想搬入柳家，她說夫家沒了，娘家也容不下她，她想和母親做伴。柳毅知道後，很明白的告訴姨母，孤男寡女不宜同居一室，尤其表姊是和離身分，對他將來的仕途並無助益，他不知道姨母後來怎麼勸退表姊的，反正那不關他的事。

「公子，公子，等等我，你尚未告知你的名姓……」一見柳毅等人就要走，心急的田月荷匆匆趕了上去，渾然不覺根本沒人攙扶，她跑得比幾名丫鬟還快。

柳毅沒回頭，聽若未聞。

倒是本著醫者心的徐賢之轉過身看了一眼，他擔心她身子不適，但是這一看卻啼笑皆非，女兒的藥真是好用，剛剛還奄奄一息的溺水者，如今臉色紅潤得像吃了補藥，哪有一絲柔弱的樣子。

想到了藥，他便看著女兒道：「盈兒呀，帶著妳的上門女婿和爹上山採藥，最近藥鋪裡缺了不少藥。」他本來就是來找女兒一同到山裡採藥的，她找藥草的本領比他高。

大部分的藥草冬天不長，但天寒地凍的，百姓難免有傷寒病痛，因此藥材用得快，過了一冬，庫存的量普遍不多，要等藥草幼苗栽下到收成，至少又是好幾個月後的事。

「唉，採藥我在行，但可別叫我揹，我揹不動的。」她細皮嫩肉的，不做粗活的，那是男人的事兒。

「叫我女婿揹。」他起碼能揹……嗯，一個籬筐。唉，百無一用是書生。

「好咧！好咧！叫他揹，好鍛鍊他的體魄，瞧他這細胳膊細腿的，能走到京城嗎？」不會半路就病倒了吧！

幾人邊走邊聊著，恍若未聞身後的追問聲。

田月荷追了幾步便氣喘吁吁，眼見前面幾人越走越遠，拉開一段不算小的距離，她這才神情落寞的停下腳步，向一旁追了上來的丫鬟吩咐道：「花兒，妳讓人去打聽打聽那位公子的身分。」

「小姐，這……不好吧，妳是未出閣的待嫁姑娘……」若讓人知曉小姐的心思，她這一生就毀了。

「叫妳去就去，小姐的終身大事就指望妳了。」只要能如願嫁給心儀之人，她願吃三年長齋。

「……是。」花兒苦著臉，應了一聲。

Crescent